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十四目次

輔弼

明

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謝于喬遷

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張茂恭孚敬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呂汝立本

戶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袁懋中煒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高子象儀

戶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余仲丁有丁

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趙汝邁志皐

吏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沈肩吾一貫

吏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朱少欽賡

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黄國阮維岳爾鎭氏閲

輔弼

明共十四人

東閣大學士吳濬仲沉

吳沉字濬仲蘭谿人故元禮部郎中師道子沉與兄沂傳其家學名重一時元累辟不就洪武十二年郡以儒學博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信仲旣除翰林國史院

待制、謂修撰王鏊曰、名既誤矣、冒昧而不更、是欺罔也、
鏊以國法方嚴、恐觸犯 天威、固止沆、沆不從、毅然徃
吏部告請改正、部以聞、 高皇帝大喜曰、是誠恪人也、
遂眷遇之、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謂沆曰、人君治天下、
莫要於進賢納諫兩事、沆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
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
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己、何有不納、惟其知之
不眞、是以於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
自至、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集矣、沆曰、陛下之

言及此國家興治之要道未幾奏對錯誤降爲編修尋復以爲待制時給事中鄭相同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奉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安得有異請凡啟事東宮如舊制 上從之無何復坐奏對失旨降渭源縣學教諭未行留爲翰林典籍未幾以爲東閣大學士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聞古昔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約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

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宜類編三事爲書覽是書成名曰精誠錄　上覽而善之命沉譔序　上親謹身殿沉進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用舜禹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俄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其怠於職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是時文治大興沉編輯講義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依託之言惟司馬法與其書要其[illegible]可信昔者齊威王與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

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為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間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為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又嘗著論以孔子封王為非禮其後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諡為非禮卒去號稱師正數千年之謬誤者沉倡議之力也沉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二

進三黜而無喜慍人以此多之

戶部尚書少保兼太子少傅夏惟喆原吉

夏原吉字惟喆其先會稽人徙饒之德興父時敏國初爲湘陰教諭因家焉母廖三閭大夫入其室生吉吉生有異資年十三喪父即刻志向學以詩經領鄉薦卒業太學選入內庭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洪武三十一年陞本部右侍郎命充採訪使延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還轉左侍郎踰月陞本部尚書上勵精圖治凡建文時條教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吉

申明之凡三十餘事明年兩浙大水命吉往治且命都御史俞士吉賫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廣役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illegible][illegible]之赤盛暑或持蓋至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壅滯修隄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為患來春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穀種與民之無力者與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吉廣孝曰夏原吉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者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家專鹽以沮貿易濟

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以施諸天下、時建文殿勉之後
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蓄積、一時賜予功臣賞給
士卒大封親藩、增制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
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
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南大洋海以通諸番、財
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給於戶部、吉晝夜焦勞經營綜
葺、惟恐拂 上意、而不擾民財、時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
餉、命吉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罪怠事者、吉
將登車、乃遣人與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遣

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 上親征北虜命
輔導 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
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府京邑諸
司草創吉每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遝至政事堂
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吉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
在南啟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 駕回北京吉見便殿
上曰卿輔 皇孫居守事妥民安參決機務咸當朕心
吉曰 陛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羣臣曰夏原吉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

三殿災吉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停權採辦金銀課程優郵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之時科道亦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瑛言科道怯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唾罵言官吉備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交阯平　上

問吉歷賞孰便吉對以賞費於一時有限歷費于後日無窮乃歷首功餘皆班賞西域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吉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吉拜吉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　上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彌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吉入奏曰諸所俘俱平民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吉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十九年議　親征北虜羣臣無

敢諫吉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爭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為未便　上怒乃命吉整邊儲於北口賓懼自縊遂併籍吉家命錦衣官立取吉回至則大起廒理儲錦衣促之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吉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畧之意命繫於內官監　皇太孫屢請赦之　上命中使覘其動靜因問　上待公厚今繫之舉亦有怨

乎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　上意頗解猶繫之、　上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至、　仁宗皇帝卽位、卽日復吉官、吉以母喪未終辭、仁宗勉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吉不敢復言、賜賻禮、遣官護其喪歸營葬事、　宣宗以皇太孫正位東宮、加吉太子少傅、時呂震爲太子少師、班在吉右、卽進少保、仍兼職如故、食三俸、同時大臣當受誥命、翰林呈草、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

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學士楊士奇等曰此實朕心盖望卿等匡輔之功也繼召吉等至皐前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曰朕有過舉卿即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也以吉有匡輔功賜第二區田五頃　仁宗賓天預聞顧命時　宣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遣命徵還嗣位時有漢庶人之疑中外洶洶羣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留吉同襄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廟首問吉及少師蹇義衆等不能對既至召吉慰曰朕聞　太后諭知留卿意卿奉　皇祖合輔朕

有年非他人比卿當以所事　皇祖者事朕賜寶帶

宣廟既嗣位吉以舊輔倚毗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反

移檄誣輔臣姦邪亂政以吉爲首　上夜召吉等入議

吉免冠謝曰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爲

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吉坐密議

屏左右語楊文敏榮首勸　上親征　上難之顧吉吉

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

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

辭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

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决即躬帥六師征之晝夜兼程
而往師臨城下罪人斯得大被恩賞賜吉關者三人授
吉朝參出入吉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
輔導忠勤非勲而何乃拜賜是歳扈從 車駕巡邊既
還 上以蹇義及吉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政
勅吉曰卿等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
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高尚典劇司優
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
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

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倚眷老成之意又賜銀章一 其文曰含弘貞静盖以褒吉之德量云、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於中府、明旦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具湯浴、正襟端坐而薨、年六十有五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營葬、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官其子瑄為尚寶司丞、仍復其家吉天性孝友、平生與物無忤、受人之惠雖微必報、心無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人有所觸犯虧損、置之不問、平居無事、坦坦如也、一遇事、剛敏奮發、嘗奏[illegible]

理諸司政務、吏牘滿前、迎見立解、拔根適節、各得其宜商功計利、惟恐有弊、恒曰、不可使後人難爲繼而戕吾民也、其掌國計最久、凡所建置區畫、明於闔闢斂散之術、科分戶別、有倫有要、一一可爲後世法、歷事 四聖、隨事獻忠、凡持論必歸仁厚、存大體、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多矣、一時大臣與吉同功一體者、惟蹇文定公義、時以蹇夏並稱、然蹇特以政事著稱於時、而吉兼有文學之譽、自開國以來、三大纂修、皆吉爲總裁、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傳於世 丘文莊濬論曰、公歷事四朝、始終

幾五十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與聞機密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也於乎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要惟在理財用人夫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受皆不之及而獨舉理財以並於用人誠以用人為治莫先財用既足天下事無不可為者 列聖所以用公之意蓋有得於此昔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四者並言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際國無乏絕民有蓋藏非明於學術優於才能者其能然乎且一時大臣中稱

有德量者以公為第一公其無媿古人所稱大臣者歟

少師金世忠忠

金忠字世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忠省兄會靖難兵起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忠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跡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為急　成祖悅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為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為尚書忠博覽史

籌議論河懸國家大政多出裁決時儲位未定武臣丘
福等咸謂次子高煦有扈從功請立之　上密問忠忠
歷數古昔嫡孼故事對　上喜賜忠大鏹且曰詹事官
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侍監國時時
勸起孝敬尊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
而已或譖誘廷臣及宮僚過者　上密令忠察審忠退
每數月頓首再三爲白無此事願陛下寬霽　上或不
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即如人言
臣甘連坐以故諸所全護者多忠謹厚不泄人亦不知

也忠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太子即位念忠輔導功贈少師諡忠襄以其子逵爲翰林檢討逵幼遣歸依親讀書比長 景陵召還翰林正統十二年改禮科給事中景泰改元遷都給事中剛直敢言無所避忌憸小多憚之二年出爲長蘆都轉運鹽使

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黄崇豫淮

黄淮字崇豫溫之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召見訪以大政稱旨即命入翰
林每設朝特命淮與解縉立於御榻之左以備顧問
上慮萬機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淮語至夜分
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雖同列不得與聞已而命
居內閣專掌制勅又選湖廣楊士竒楊榮金幼孜胡廣
與之同事甲申會試天下士與解縉爲主考得曾棨等
四百七十二人 上以多才色喜 上欲立東宮咨問
淮淮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上意遂決 皇太子既
立命以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東宮啓沃良多

復勅蹇輔導　皇太孫賜袍笏寵眷日隆當是時　上
每北狩命淮與尚書蹇義金忠諭德楊士奇留
守諭之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監國必
付房玄齡卿等其識朕意明年　上親征胡虜適長沙
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剿捕
而漢王設疑沮之　皇太子以問淮淮曰豐城老將必
能成功兵貴神速宜急遣以掩其不備既而法良就擒
一如淮言癸巳駕再狩淮留守如故時漢王潛謀奪嫡
之志忌淮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淮遂免

歸一繫十年處困中惟月賦詩自遣無非引咎責躬而已名其詩曰省愆集洪熙改元陞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是夏 上不豫時 皇太子在南京省謁孝陵遣使召還旣而宮車晏駕羣情洶洶淮與楊榮楊士奇佐襄鄭二王監國憂勞至於嘔血及 皇太子還京即位大事始定宣德元年八月漢庶人反淮勸 上率師親征 上以淮多病留佐襄鄭二王監國淮夙夜在公至班師方歸私第疾益甚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父歿遣禮官賜祭命有司營葬

陛襄事拜恩闕下 上寵留彌月賜游西苑命准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於山之麓明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比辭宴餞於太液池親酒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入覲宴賜之禮有加於初九月辭還又明年 上崩正統改元准入朝進香寵賚優渥留月餘辭歸准在承樂初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嘗有告黨逆者准曰洪武末年已有勑禁革不宜復舉從之而大獄遂息虜酋阿魯台旣納款欲收女眞土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誥

詞於金錢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淮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愈難制矣豈可益其奸謀　上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域大寶法王初至京　上欲刻玉印賜之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賜諸番制勑所用不過勑命廣運二寶今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也　上嘉納之及歸用目謝病杜門不接世故者二十餘年所著有介菴集歸田稿藏於家

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弘載輅

商輅字弘載嚴之淳安人宣德乙卯浙江鄉試第一又
十年始登進士第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
命進學東閣繼選經筵展書歷侍讀擢入內閣俾參綸
命時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遷者輅力沮
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大臣經畧戰守遣官撫輯甸居
降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
報誘擒也先書故遺於虜營虜得榜與書果自相疑遁
去景泰紀元之秋往迎　英廟回鑾於居庸關草詔稱
旨賜以馬匹既而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

浚等鏐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軫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太
倫傷骨肉之情獄遂不竟無何而易儲議起軫謂此國
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多
官議附和者衆軫力争不可踰歲鍾同章綸相繼請復
儲下獄禍且不測軫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軫即與陳循假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
具草軫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
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
日也　英廟復辟首召慰諭且周旋元明日權姧廢[illegible]

官裙擴再劾坐免成化丙戌召起復原官仍參預機密首言八事舉切時弊戊子慈懿皇太后崩輅率羣臣上疏定祔葬之禮至伏闕泣請卒從之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蕃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有欲再出師邀功者至有危語輅力執不可未幾捷至 上喜賜俘奴各一人改戶部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太子少保改吏部時倖臣有欲於掖庭建玉皇祠每歲以內臣執事如郊祀儀祭之者輅力言非禮訖不建宮門災工部請徵材湖廣等處輅言上天垂戒宜少緩修葺以存警戒從之

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權璫汪直開西廠行事上
肆羅織屢起大獄勢焰熏灼人不敢言輅借同列上疏
極言之會六部大臣亦以為言遂革西廠由是見憾於
直會故大學士楊榮曾孫曄有罪不就逮赴京避罪家
直所發詞連輅輅遂乞致仕詔進少保賜璽書給驛以
歸卒年七十三訃聞時進榮祿大夫太傅諡文毅輅體
貌修偉風神秀雅文章典實不事華藻為人平粹簡重
寬厚有容登第甫六年即入內閣預機務儕輩多有異
議而輅處之自如尤與錢溥不相能溥至作禿婦傳譏

之亦不與之較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
咎於輅上章攻之輅待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
之量子良臣中進士官終翰林侍講次子良輔孫汝議
俱以蔭得官良輔刑部主事汝議尚寶司丞

翰林學士內閣呂逢原原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質性渾厚容貌端偉未冠已讀書
博洽能出入經史父嗣芳薦泉教諭兄本爲景州學正
父隨兄之任相繼卒於景州貧不能歸喪或勸原火葬
原痛哭不肯從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所慟哭行人聞者

皆爲之酸楚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攻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急召見原原入見衣襤縷甚試之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講析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黌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即遣原入試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人入翰林修

正統七年也方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法寧謝璉王玉汝淵陳文李紹商輅劉儼及原十人習制誥於東閣十四年罷景泰中倪謙及原初教小內宮黄賜等七人書於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二人講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翰林侍講原對中允右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賜

跡乃爾二人頓首對　君父齊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天順
初改通政左參議仍兼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時
曹石寵用事知徵原原朝會衣青袍曹笑曰行爲鬼坐
易緋原不答未幾岳正暨原列上曹石罪狀　上留中
不發曹石微覺　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
語謂內閣臣訕　上上大怒坐便殿召對近臣厲聲曰
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正既去原得留
與李賢同在內閣李賢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謹恪難

濟之持重修大明一統志充總裁無何以母憂去道臨州啟父窆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原不聽奉載舟中寢苫枕塊極哀毀竟病抵家未及窆而卒時年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原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統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清心寡欲襴第無隱過至老勤學晨夕不少輟子憲歷官太常卿自有傳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于喬遷

謝遷字于喬其先世出自河南陽夏太傅文靖公安顯

於東晉遂寓會稽後徙台之臨海少傅惠正公孫甫與
於南宋復自臨海徙餘姚遂爲餘姚人凡七傳而至[illegible]
父瑩仕終福建布政司都事多闕釋無辜人謂其必有
後及還生而頴異不凡識者以遠大期之且曰他日名
位視晉太傅宋少傅盖不多讓而當今天下全盛以其
才之所就勳烈殆將過之時人未之信也年二十六舉
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人乙未會試爲第三人廷試爲第
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簡侍東宮弘治初陞庶子
充日講官　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

還疏言　大行在殯豈宜有此俟慶畢徐議之未晩也
命禮部議如還言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上方勤
學還務積誠以開悟聖聰每先期齋焚香莊誦如侍天
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　上意無何以憂去服除起
爲詹事簡入內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扈從大同兵部尚書馬文昇以國用不足請
加南方折銀舊額還執不可曰南方稅銀甚重宜總正
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加則反重
困本色民益病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加賦

何盍不詔文昇而有此疏事遂寢四方解戶赴內府輸納者每苦需勒遷延乘間言之　上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禁條有犯必誅庶幾民困少甦　上悅即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如洗時同在內閣者劉健敢於任事而資遷之謀斷李東陽長於爲文而資遷之典則遷於其間不激不阿務成盛治一時號稱賢相嘗欲引吳寬與共事而同列難之因乞避位薦吳寬王鏊自代中外服其恬讓　泰陵大漸入受顧命正德初奄瑾專政尚

書韓文率百官伏闕論之遷等主張於內將寘瑾於法事泄不克遷遂乞致仕去瑾恨遷甚指爲姦黨榜示天下又矯旨勒遷弟武選員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除名瑾怒不已禍且叵測人皆危之遷曰天祐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處之泰然　世廟登極遣使存問遷上疏謝因陳學祖訓監成憲二事六年二月復召入內閣既至歷於同列不得展其志明年四月乞歸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諡文正遷器宇豐厚風神秀朗見者知其爲壽俊元臣具忠誠端慤始終不渝所

謂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誠有如聖
諭者學以明義理爲先爲文正大溫厚不事雕琢然未
嘗輕以一字假人其初入翰林時有御史某縣歷都憲
臺中循例乞遷文爲賀還曰此人素不滿於公論吾奈
何以諛言悅之卒不作嘗憫鄉人方正學以忠滅族沉
鬱百年不避忌諱收綴遺文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
齋集赤城詩集皆手自訂正以表章之天地正氣沉鬱
百年而幾泯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於世文正之功
大矣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茂恭孚敬

張孚敬字茂恭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年二十四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峯書院羅峯孚敬所自號也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　天子方南巡其明年　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進士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孚敬上書大略言　上既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

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勿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時　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報聞乎敬亦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　孝宗曰皇考　獻帝曰本生父而乎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萼疏亦上具如乎敬指而中外士大夫咸側目二人思齮之矣然　天子盖巳心動而方獻夫霍韜輩益推緣乎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桂輔臣禮官口[illegible]

三下詔始定召孚敬與萼超拜翰林院學士孚敬雖以
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
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
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孚敬數與尚書持
論事即執政策邊事欲屈其尚書孚敬復爲尚書持之
至抗疏辨 上輒仰其說時御史錄案山西有所逮張
寅者以爲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爲居間御史郎
劾勛詔下三法司獄獄成 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
頗侯勛以屬孚敬與桂萼方獻夫雜治之竟反其獄孚

欽遂領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勅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奬殊至賜玉帶孚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效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讟弗䘏也尋賜銀記二一曰忠臣貞一一曰繩愆糾繆得密疏言事　上既以尊崇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孚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孚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

然不能如孚敬深而　上所審問孚敬者月以十數時
時稱孚敬別號及字而不名時桂蕚亦人輔名寵俱亞
孚敬而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關
上前　清因以計巧中之而會給事中陸粲孫文奎論
其事因勅孚敬歸創省待用而蕚散官致仕孚敬至
天津復召歸寵益甚乃請避　上二名諱　上乃大書
今名字填以金賜之又賜銀印其文曰永嘉張茂恭
上嘗諭孚敬留部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停
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孚敬言　高皇帝以親王領宗

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為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天下欣欣想望太平而孚敬又自言為起　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取孚敬裁定若分祭天地北郊尋壇於東西為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象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會居第成以　御書含春堂及金幣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為新之賜名門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言亦以言禮貴驟當　上意於孚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

斥有言爭敬横者乃乞休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爲下　上不懌而　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横燕中所爲多不法既微知　上指恐惴甚而燕中少年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昭聖迫乃因　上後宮有他慶以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

孚敬因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審當論孚敬復上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已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謂孚敬自古無臣令君非一若令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邪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　上故為重語欲以惕止孚敬孚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孚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孚敬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戚

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孚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孚敬益自信、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得一二主謀者、夏文愍以撫之說進、而孚敬稍屈矣、孚敬恚甚、會哭子成疾、上疏乞歸、不許、請益力　上待之益厚、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餐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孚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明年　遣錦衣緹騎帥

來視疾且促還朝强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又三年而卒年六十有五贈太師謚文忠乎欽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凡所創革典制雖　上自信以天啓而得之乎敬者深矣乎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顧性頗驕兒視其僚好謾罵所擬調任喜怒不復反家居自尊大郡邑守令伏謁長跪土木之功冠東南而囊無長物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子弟多假貸於人以自食至今稱其廉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汝立本

呂本字汝立餘姚人父改以子貴稱太公母太夫人方孕而樓居夢日卓午懸庭中赤光四表既寤而本生會其樓曰瑞日徵貴也太公故善謝文正則以頁劍見奇文正奇之斯其殷帝之首服也稍長就博士業文正益奇之曰夫夫國工也異日者當出吾上館之家塾屬其子學士丕程督之學士入朝載之俱北紹介而見之費文憲亦以公輔器之戊子與計偕壬辰舉進士以庶吉士授國史檢討出就南國子司業以右中允攝翰林院

輔左掄左春坊丙午主試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爲首
義録呈稱旨簡在　帝心戊申遍歷兩京國子祭酒暨
年　上命增置夾輔枚卜者六人本以少詹事入閣辦
事尋召入直廬歷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癸丑　上
修輔臣功歷禮部尚書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尋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歷一品考進階光祿大夫
勲柱國兼太子太傅當是時　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
百官受成莫不凜凜分宜耄矣冑子無良華亭肩隨深
中重發獨本以赤心上結　明主斷斷無他猶之清廟

鑾刀和而後割庚戌秋八月虜薄郊關 上御永壽宮召入直諸臣問方略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亟出視朝安中外心既則以郊保僵口瘠疫就死請亟下令掩骼埋胔發賑捐租京營故多隸軍請亟更張以善後疏再奏悉嘉納之既又言咸寧侯鸞調邊兵入衛以其習戰足當虜鋒也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發邊兵於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喻且脅制都御史隨地制軍不爲不預驚復要戶部截糧從征其則秣馬許掠田禾蒔之蒔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 上問本本極

言不可往虜弃入不及為謀第一市以緩之固壽集兵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集籍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犬羊無厭何示之弱也　上曰善悉罷市議毋開端徐邳水溢飢民輕為邪　上用本言命漕河二水御史併力疏濬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淮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水乃就道而飢民安堵天壽山水為患衝嚙諸陵神道　上遣本視之特旨問狀對曰二水交衝故多潰決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勝不省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患衆甚

年大同歲豐一緡幾得十石請發庚支銀十五萬買糧
以佐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倍先是己酉 莊敬太子
立無何薨 上諱言儲言者見坐本言自古帝王莫不
早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 祖宗以來太子諸王
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閤第本支異禮必先正名且天
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槩論不納壬子春裕王始冠本行
賛冠禮明年請二王就宮中婚 上問故對曰名分未
正不宜並出而婚耦則上疑軋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
禁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今陛下骨肉親惟二王耳悉

出居外衙柰何自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
左中允郭希顏上書謬以建帝立儲爲發語 上大怒
傳上刑本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二王同居分邸
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 聖心審定久矣徒以巳
酉爲鑒篤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京一之國人心自定
寧詎以人廢言 上心然之即諭藩臣景王當遵祖制
令之國辛之翊 穆廟開太平本之力也無何而太夫
人卒 上下卹典遣行人護喪歸葬本具疏謝以哀毀
聞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盡城守姚故城江北本紹介

所部請夾江而城如通州淮安臨淸犄角相守均之赤子寧詎置之度外邪佻者以爲譁不用命本曰吾未奉天子命而與大役譁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既得請則胡督府董成迄竣事而民不知役於是人人頌本功德祠祀之龍山本旣家食察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請履畝請均糧旣則徵徭銀罷優免由是租庸有調民力以紓直指使以其狀上之㮣爲令萬厯十一年年登大耋遣使存問如禮丁亥諸子姓以初度稱觴無何而疾作隣里闔室中鼓樂聲乃卒年八十有

四賜祭九壇遣行人治葬贈太傅謚文安本自通籍以至居喪凡三十年都文學侍從者十有七都相位者十有三雅言避名避利避權三者惟恐其不去也而端行郤步卒後其身而身先焉初　上卜相始得本於內閣議援秩分宜賚遣家監以告犒之十緡家監銜之敗必詹秩視大司成等華亭入相後本者四年本引身下之遂躡本上卒之分宜凶終華亭滋大惟本聲實純粹卽有口者不能訾其休休之度云

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袁懋中煒

袁煒字懋中漢太尉安之裔也避亂居句章之南鄉世欽德弗耀至父汝舟以學行聞人稱端居先生與妻汪夫人同日夢黑龍降於家時煒將誕相慶曰若生兒當非常必亢吾宗已而煒生果異頴五歲能屬對多奇語十歲習舉子業讀書過目輒成誦十七補縣學生淹貫經史人稱博雅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院編修以外艱歸服除同考會試充纂修會典官冊封唐府充副使盡却所餽遺唐王敗容禮之遷侍講以繼母憂歸服除主順天鄉試時 上簡

詞臣撰文煒在選顧　上見煒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
金之賜內閣以煒資深題掌南京翰林院事煒上疏願
留供文撰　上嘉悅擢爲侍講學士特進禮部右侍郎
兼原官進太子賓客兼學士三載秩滿進階通議大夫
誥封二代蔭姪大輪爲國子生轉禮部左侍郎賜飛魚
服二三年間游歷清華皆出　聖衷未幾改吏部左侍
郎會吏部尚書吳鵬禮部尚書吳山皆致仕而勅煒兼
署二部事當推官與當道論不合執抗再三同事者爲
煒危之而持論益堅不少借適　上於吏部題缺疏中

進煒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越五日召入直皆
殊特之恩前此所未有也五月分獻北郊十一月分獻
南郊禮成疏請祈雪 上諭謂煒敬順天時達禮成性
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少師嚴嵩徐
階內閣辦事壬戌二月命主會試六日入簾 上特遣
賜鶴衣御饌於貢院煒感非常知遇殫心校閱所得多
瑰奇宏博之士又不受贄禮士風肅然明年八月以萬
壽大慶加恩進少保無何而嚴嵩被論謝政去時朝野
洶洶 上獨察煒清忠亮直諭同少師徐階擬票煒益

秉公竭誠凡事期於至當故海內罔不喁喁望太平之治首爲慈民陳便宜三事慈民德之纂修永樂大典充總裁書成特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建極殿乃　上新制首以授燁令中書賜勑行與數也三載秩滿　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授柱國誥封三代改大輪尚寶司丞燁筮仕十餘年凡三錫命至是而極自簡畀文撰以來恩眷隆渥御膳金帛之賜無虛日明良相遇情投魚水可謂千載一時顧以積勞成疾再疏乞休　上鑒其誠給傳歸就醫藥令大輪護行

舟至安山驛病革呼大輪泣語曰吾沐　聖上殊恩異
眷媿不能竭涓埃之報今已矣爾其致身盡職言訖嗚
咽卒年五十有八是日也風雷大作舟不可行訃聞
上震悼累日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葬贈少師謚文榮
煒賦性剛明風稜嚴整遇事不當意及見人有過輒面
叱折之然底裏洞徹未嘗有所留匿人亦忘怨焉其事
親孝伯兄中殞撫其孤如已出蔭先及其長子即尚寶
司丞大輪也煒平生不謀家事於世俗所稱珍玩一無
所好及當端揆尤禁絕請謁而情深故舊每分官俸以

賑給之其才識宏博問學淵奧訢析疑義河懸冰解援筆千百言立就爲詩文富麗莊重卓然成一家言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高子象儀子循學附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父鉞以陰德聞夢于肅愍而生儀儀少穎異慕肅愍之爲人輒自負嘉靖庚子領鄉薦第六明年舉進士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方寵倖傾中外悅儀嫺文藻欲羅致門下數遣子世蕃及門風旨儀默不應遂大銜忌而名行藉藉益甚歷遷

負當世望時　莊皇帝在潛邸將出講慎選宮僚所司首以儀上詔下而父喪奔還母徐夫人繼卒守制里中者四年浙人趙通政者為分宜狎客得視師浙中藉勢驕橫於鄉里諸謁者旁趨蒲伏以治屬視之儀弗往也趙既先儀乃報謁中道馳入獨抗禮無所詘趙亦不能有加於儀未幾以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而趙通政者已官尚書矣屬其甥國學舍中令毋卒業而超銓也數款曲致謁儀固不可趙恚語人曰何物司業乃尊大如此然竟亦不能有加於儀父之歷侍講學士掌南京

翰林院事居南都又三年不遷後來者多躐其上而儀
恬如也會分宜以罪罷去遂得僉議陞太常寺卿管國
子監祭酒事尋進禮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又改吏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尋掌院事陞禮部尚
書兼學士如故　世廟方嚮用儀會崩不果先是朝儀
久曠故籍散失隆慶改元始設宸宁臨羣臣奉祝冊謁
宗廟具　法駕郊見　上帝幸辟雍釋奠講經諸大典
禮咸倚辦春曹旦暮待報無從考質儀以其意酌今昔
之宜修舊起廢燦然明備無不當乎人心舊制合享天

地以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郊於是中宮有請合祀復洪武舊制者儀執不可曰洪武初不分祀乎即分亦舊制也何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與儀曰無論非是奈何令中宮得與外廷末議衆韙之　孝烈皇后先以保護功附主　世廟儀奉遺詔遷其主內殿而祔元配　孝潔秩然足垂一代彝典他如主薛文清從祀華張真人道號及諫免舊邸之遊幸停取光祿之羨銀並關切大體詞讜義正讀其疏者無不稱服時　神宗皇帝方五齡儀數引漢有司蚤建之議抗疏力請國本

乃定諸藩府名封婚嫁歲久不行者儀悉行之諸大臣恩卹當予者雖其後微必為疏請脫不當予即多方陳乞終勿予也中官數有所屬不可即執政為屬之終不可執政謂中官高尚書直弃官如敝屣耳誰能奪之以故中官李嚴憚儀儀典禮三年紀法無不行者然故多病不任勞遂上疏乞休凡十二上乃得請以典禮勞加太子少保賜馳驛歸歸之逾年 神宗皇帝在東宮且出講念先朝舊臣可備保傅者無如儀詔起於家辭不許乃單車就道既至詔日侍 東宮講讀於文華東序

進纂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儀貌望久數病數起晚而大用中外方想望風采而遽焉逝矣訃聞　天子震悼賜卹峻等命以一品禮葬謚曰文端儀體貌魁梧面性簡寡言笑每定大謀斷大義尋倚指顧閒徐出一二言決之切中肯綮既貴雅飭如書生自視拘拘無他技及見權勢炫赫羣然風靡者若無有也雅恬素絕紛華珍玩之好家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官三十年世業不增尺寸舊第既火終其身未嘗創再歸皆假館於人不以爲意卒而發篋不給斂具門生故吏爲歛殮旋

平義平生不爲餽遺于謁人亦無有能餽遺于謁之者古稱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其風度蓋如此明興以來錢塘著稱者于肅愍高文端其人品位望相埒然肅愍遭遇不辰含痛于古而文端完名令終似爲過之其夌微固不虛也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子循學以蔭授中書舍人修正恬雅有父風侍從三十餘年後進者皆横金轄朱而舍人以食俸淺官終七品不悔也年六十四自銘其墓而卒曰吾以媿世之好諛者

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仲丙有丁

余有丁字仲丙鄞人宋太保天錫之裔父承勛以郡舉仕爲學官歷浦江崑山攉判薊州未上卒以丁貴累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母王氏贈一品夫人承勛少失父母繼而育之小江里丁既貴當贈三代喟然流涕曰孤不天不能明其出顧微夫夫也安有吾父恩罔極詎敢忘於是贈承勛所後父衡衡父鍠皆如丁官衡與鍠妻皆一品夫人曰以此爲吾父報而吾後世子孫獨祖吾父蓋以義斷云丁生甫一歲即博記善問稍長日誦數千言文多閎肆式

郝寇諸生名日益起家日益落而廣陵郝翁豪長者好奇節任俠喜士聞丁名延之家塾爲弟子師居郝氏三歲竟資丁遊於太學以順天辛酉鄉舉上春官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莊皇帝卽位入掌制誥嘗曰是惟王言柰何私訣人又因以爲利於是戒門者謝客而詞務簡重得其草者眞綸綍不啻乙丑戊辰皆分校禮闈所登進者各三十二人而歸太僕沈少宰爲首選歸沈皆大雅士其所爲文不阿時好自是擧子業爲之一變士依聲慕古以成先資本丁得二十力也丁初持

父喪歸自崑山輒行管高敞地曰郎不可令墮萬家邑獨柰何不爲異日規制地乎時人未之信也第後四年乃請告歸葬郡中人遠近來觀其所謂高敞地咸嘖嘖稱歎曰公固非大言者尋陞國子司業改洗馬兼修撰侍 神廟於東宮會登極改右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無何移疾乞歸以左庶子領南詞林得便道之家丁艱有山水癖 別業東湖中若將終身焉甲戌起拜南垣子祭酒時六館士多喜冶遊者丁令諸生什伍相保連坐竟丁任無敢犯無何復移疾歸臥東湖日讀漆園書

又二年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領詞林未至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祭酒事明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尋改左掌詹事進吏部充會典副總裁三品考滿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時江陵新故丁與蒲坂吳門共事凡憸人橫政次第更始嘗奏之帝所手一吏逐巨璫以俘於帝至是實贊巨璫之獄中外快之時浙兵大譟陵犯制府度不可解則蜂屯而攫於市朝遣左司馬張佳胤以節鉞往過丁問計丁曰是窮獸也且致死爭且久之命柰何以徒手搏之佳胤遂問計將安出

丁日聞河南人徐景星者有機略舊領此軍今失職衛
事薊門佳亂呼至挾而南景星身居其間亟諭以禍福
諸軍故信景星爲縛首事者詣軍門謝梟九人於市漸
兵乃安　皇子生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蔭一子秘書居一歲從　上定壽宮加少保改戶部
他官如故先是蒲坂以憂去吳門當國丁與祁門鑒前
之務相矯者冀存大體而江陵既敗言者尚齮齕不已
乃至言舜禹之事以搖　上心楊太宰曰不可是欲於
口語文字之間起大獄邪因覆奏語侵言者言者譁然

詆楊爲佞阿與門競請斥罷於是申楊皆避位而祈閒亦奮起爭之獨丁留閣中外不出一語侵言官而內爲上剖白是不甚折退後上疏言申某許某皆名賢傾總臣不及遠甚二臣即去宜先罷臣且言官以發奸爲職大臣以國體爲重與其失奸毋寧重國言甚切至而上亦自感悟趣下手札慰諭二輔臣而太宰亦復位議者謂丁以默止譁得大臣體尋以肺疾上疏乞休不許後以雲南大捷錄運籌功加少傅建極殿大學士丁固辭乞歸益力 上固留不許走中官就第遣醫賜貲物

相屬而丁竟不起訃聞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襄賜祭葬視常數加等年五十有八丁素達生生時奉養甚儉所居一日必飭亭榭蒔花木以自娛善飲喜賓客嘗滿座丼大故不廢絲竹平生不設城府與人多可少莊言輒披肝膽相示遇事輒任亦無成心長老言海上有金塘大榭諸山延袤百餘里令爲甌脫誠使人耕牧其中可資兵餉以寬內地丁曰諾以屬有司有司以爲擾民不可丁曰本爲利民而顧擾之諸耆謂不可則不可耳其心無適莫類此婁江王相公錫爵論之曰孔北海

謝太傅頗以嗜好流連取譏當時已而北海抗節漢庭名高泰山而太傅鎮安朝野勛烈尤著褒璋寥廓之士安可以皮相哉余觀文敏之行雅近二君子而協輔明聖遭時太平何論北海即太傅亦安所見其功乎噫以爲確論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汝邁志臯

趙志高字汝邁蘭谿人淸獻公抃之裔也父贇母張氏將生臯而夢日華繞室及生美如冠玉雙目炯炯異凡見少遵父訓卽知勤奮弱冠有聲黌序旋舉於鄉舉試

不售益發憤富於學戊辰成進士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與修穆廟實錄歷侍讀神宗皇帝初專倚信江陵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皆觸激上怒廷杖竄無虛日而編修與中行趙用賢復繼之旨未下皐糾同志者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冀遏與趙之禍與趙卒廷杖一切劾疏悉不付史局皐以執掌堅請之使不得秘江陵怒甚會星變察百僚遂出皐廣東按察司副使皐持法平恕吏民悅服間與名士徜徉山水間況味恬適若不知有譽敍者而江陵之怒未釋也幸

已例祭京傑竟斃臯臯歸築室肅獻公祠旁自號六虛主人既不獄蔽爲終焉計明年而江陵死南北臺省交薦臯起爲解州同知陞南京太僕寺丞尋擢南國子司業歷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改左諭德陞祭酒歲餘轉少詹事掌府事無何陞南吏部侍郎當是時高資已遊而宦蹟乍北乍南意殊安之又歲餘改吏部左侍郎癸卯九月　上特旨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太倉王錫爵山陰王家屏同輔政而山陰旋去太倉後以省覲歸臯獨豫機務無何而寧夏將吏哱劉殺撫臣

招套虜據堅城以叛魏總督學曾合諸鎮兵討之久無功　上怒亟逮學曾下之獄舉薦葉夢熊代又請賜監軍御史梅國楨尚方劍誅不用命者三軍爭奮旋擒二賊寧夏平　上御門受俘因召對舉從容請赦學曾　上特爲末減而是時倭夷大發兵且暮攻朝鮮朝鮮告急舉决策遣將救援旋克平壤而倭創稍稍退然二變皆國家所不常有舉甫與政而適兩遭之其經營亦艱矣已而太倉還朝會羣臣疏請立　東宮甚亟上乃下三王並封議舉累疏極言其不可並封之議遂

宸自是太倉謝政歸而皋爲首輔夙夜在公思竭股肱之力以答 主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時時逆耳不恤也兩宮三殿災每題覆竭誠勸 上潛心修省以回天譴至開採之使四出皋累疏諫止若臺省部院因言事激觸至杖斥貶竄者皋所以調護營救之者甚力上意亦時時爲之轉移即不盡用其言未嘗不深知其忠愛也加官廕子寵賚日蕃皋顧慨然曰言不盡用深開多矣柰何虛縻君恩以妨賢路不可則止吾茲決矣初朝鮮之役自克平壤倭方奪氣而衆人忧惟敢者與

倭通謬許封貢以誤本兵石星星復甚既謬薦惟敬遂不聽臯計封貢卒不成而倭遂復躪朝鮮 上大怒下星於獄意始決戰廟算方有次第而衆口罪星者因以替臯臯杜門謝政迨我兵水陸破倭東事將平而臯病劇不可起乞歸彌懇 上慰留亦彌篤章數十上不聽伏枕三載竟歿邸舍臨歿猶草奏請冊立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蓋臯歿而冊立 東宮召起沈歸德朱會稽卒用臯之言臯居鄉立朝一一以誠確謹厚始終不替遇事直遂而行胸中未嘗着恩怨二字嘗江陵氣横

一世將畢挺身折之至困頓靡悔及畢佐　天子而寧謐之者亦將交口爲横語畢非惟不以爲罪且并其姓名忘之其雅量爲不可及云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沈肩吾一貫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也自能言父承之口授以書輒成誦稍長手一編不輟夏夜辟蚊以兩足納甕中冬常盡火達旦十五補庠生嘉靖辛酉舉於鄉戊辰舉禮部第四人廷試三甲改庶吉士讀書館中授檢討充纂修世廟實錄官萬曆改元復充纂修　穆廟實錄官甲戌

主考會試同事有以江陵子爲託者貫曰某於閱卷凡
神臨之私安敢日揚公功在社稷録其子不爲私貫曰
所以糊名易書者何既知其人矣詎非私不可將出榜
同事者復請曰公不可得毋累吾輩何貫曰休矣復相
公第云沈生不可且曰如有復我者當鳴鼓於堂乃止
榜出江陵爲怫然者久之未幾充經筵展書官又充編
纂章奏官而日講兼經筵之命隨下故事日講以正[illegible]
講充次亦坊局莫及史官者時　上方嚮學無日不御
而先輩苦疲故貫以後進充貫素病羸求解脫不得[illegible]

益怵者投之以艱使自作而蹈之以法然貫服官不惑卒無有得其隙而乘之者無何以內艱去服闋起補講官。買在經筵必莊必習目注 帝襟若欲排徹而入者。

一日講至高宗諒陰進諷曰託孤寄命國家大事必有忠貞不二心之臣然後可使百官總已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聽覽之為大孝也江陵色動壬午江陵卒始陞左春坊中允時為史官已十年餘矣尋陞右春坊諭德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晉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右佐銓或謂曷留意人才乎曰上有太宰下有選郎吾加一

言未必盡於彼而見爲私故不敢有探太宰所向者曰太宰亦惟選司是依書考是視耳吾何知無何太宰謂貫外人謂吾聽於選司且吾欲用人而外輒預知者何也貫曰昔江陵時有缺十擬而十不符此以衆擬擬者更其法十擬而十符此以江陵擬今用人而因衆安得不預知凡選司所以敢行私者自堂官始堂官私一司官且私十堂官公司官毋敢不公則聽於選司乃至公也太宰喜未幾陞吏部左詞林佐銓未有逾一年者貫歷二年有奇曰此熱地可久居乎遂疏請覲親以馳驛

歸明年復起教習庶吉士再疏辭得請亡何而封公既告郵典於闕下賜封公及太淑人祭葬加等服闋起南京禮部尚書馳疏辭不允尋改禮部尚書詹事府事又馳疏辭不允遂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太學士入閣辦事貫再馳疏辭不允遣行人敦促就道時倭寇入朝鮮天子出師討之而石司馬星議以王封倭中用事者平秀吉且陰許之貢貢途傳道於鄞貫習其害聞而歎曰是天下所安危也驅車而前先以書布當事者必毋許貢入朝又口陳之乃輒貢而第言封及闕未幾會甘廷

運捷、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戶部尚書、給四代誥、廕子秘書、加柱國勳、三辭、不允、乃受、戊戌、主會試、併顧起元等三百人、多名士、時朝鮮被倭、未解也、先是封倭兩歲、而所遣臨淮侯、夜逃歸、以他使往、佹報成而倭變、　上震怒、下石星獄、遣師征之、貫上經理事宜、請宜用古屯田法為久計、又言宜徵舟師、自登萊入朝鮮、而開府於天津、旅順間、以總之、然後舟師有統、便、　上韙之、會倭再入朝鮮、我戍者楊元棄師走、亡兩將、朝鮮王奔、經理都御史楊鎬、單騎赴之、止王勿奔、呼其國人、

爲守計我師進僨退鎬方銳治兵耻言持重朔虜僨將
清正於蔚山不克捷始言屯初鎬爲新建令有異才故
新建張公薦於朝疊衰爲經理而其去蔚山歸也遂以
終喪請新建與貫皆以書勉使就功而蘭谿趙相公實
左右石司馬始終言封不偵因圖去鎬鎬以新建及貫
書示贊畫丁應泰丁乃極奏閣臣不宜與閣臣通而鎬
失亡多皆當斬此時新建怨家又以他事激 上怒
上逐鎬連新建顧獨心諒貫所以溫諭之者良厚貫稱
病篤不出蘭谿獨柄四閱月而痺閣中空無人 上乃

強起貫乃出時遣給事徐觀瀾與應泰勘蔚山之失
士忿欲變蘭谿猶伏枕奏東師數敗宜盡撤在廷錯愕
鮮言當戰者貫奉　天子一意進剿議始定帶總督玠
趣將軍劉綎等進兵於是倭爲我久屯食盡兵屢挫而
平秀吉亦斃於國欲還我師遂掊之與舟師陳璘夾擊
斬石曼子擄餘黨在諸島者盡殲之朝鮮平捷聞　上
喜發冏寺十萬金犒師而應泰復誣將帥用銀五千兩
買倭去無寸功悉宜徽下獄貫聞上言國家用於倭七
年治兵三年將士始奏功幾大賞班師歸國而故如應

奏言者則盡當誅夫誅之與賞遠矣無論他可否即此十萬人無望歸國禍安底耶且以全力爭朝鮮而云五千金買之去非理所宜有於是　天子悵悟詔在廷議之廷議者三莫堅決貫草制曰罪宜從輕功疑從重其大賚將士以倭平詔天下而應泰親瀾因歸里論功邢少保蔭子中書貫辭曰臣不任罪亦不任功惟置臣身於事外可令將士之不盡酬者無怨言而側目時人亦心屈也竟無所受然其時東事聿竟　上方與中尉柜析利事章數上多不省於是關榷盡撤貫乃慷慨誦先

正錫將盡痒之言星出星入冀以翻欲回　上意而所
稗益良多王官請建黃天蕩水寨擅鹽爲姦貫奏致之
法楚瑠亂微陳奉治罪而特遣大臣撫安之遼東乘稅
使之虐數易大帥乃以故帥李寧遠往遼始宴然是時
海內所苦惟稅閹爲甚乃梁永求爲秦鎮守高淮求爲
遼鎮守李鳳求爲粵鎮守貫皆百方沮之且所在留重
臣以制其橫而羣閹始稍稍戢矣已亥播事起播州土
酋楊應龍屢逆命朝廷曲赦之而應龍殺飛練督綦江
愈狂逞不可制於是改四川趙撫爲總督兼制楚蜀黔

以李化龍往往則無一兵獨恃土司以狐攻兎何裨實與兵部尚書田樂議徵天下兵益以土兵爲二十萬分八道攻之又以土司安氏與楊氏世姻相倚使郭子章廵撫貴州推心結納諭以大義使爲朝廷用毋爲楊氏用又以萬里請事 闕下往反無及嘗與田樂及戶部尚書楊俊民調兵食預奏可行之而川貴使來適已行矣遂無悞軍興先是李總督亦以壘衰治事逆龍就縊而播平始允守制以廵撫郭子章代之適有言安疆臣恃前功冀後賞不可無裁者貫因奏當時定議總督撫

□人 [illegible]譔

之以法遐撫收之以恩而使安民入掌中子章方以恩收之豈可遽裁之以法乎裁則生怨而開釁使子章爲總督者勢不行矣　上乃命王象乾總督而子章仍爲巡撫其後播界不明總督欲用兵誅安氏而子章難之雖天救此水西生靈總督以憂去卒安安氏亦貫之注意子章者素也亡何皮林苗叛復移師誅之苗平於是西南悉按寧矣當是時北虜款塞久土谷雲中無事而西則松虜海虜日跳梁於寧夏榆林甘肅洮岷之間貫飭將士以備禦而威虜以兵仍與虜約一歲恭順即與

一歲市貫犯者必革由是北虜帖耳受約束而樵出之
侵疆亦復滇南暨廣東又時時奏功　上屢以權樫勳
加重賚悉辭不受嘗曰吾居揆地曠職多矣懼罪之不
任而敢自以為功乎時國本未定廷臣歲有請　上患
歲有所總貫月從容為　上言露章至四十餘而賚揭
無算彼閹官中兩龍不相見見郎災以是為諱乃言華
封老人之祝堯欲多男子也我　太祖有二十五子一
百二十一孫而　皇上未有一孫太是缺典閹官中有
傳無嗣忌諱者不足信也　太祖百二十一孫而身享

高壽未嘗疑子孫衆多以爲妨己也於是忌諱之嫌婚嫁又辨素問壯婚之語表長至輝珥之符引解稽題虎之詞舉七夕鵲橋之譬遇物則諷遇時則諷不直觸龍愛子之喻洪公姑姪之諍也 上卒感動辛丑春穆元子於迎禧宮然甚厭衆議者交欲祐順 上心之所欲而先冠婚緩册立臺省大集於貫所貫言先冠者奚冠太子冠乎諸王冠乎婚奚稱妃太子妃乎諸王妃乎婚於何所宮中乎諸王邸乎不正名而苟成事明降元子爲諸王不如仍稱長子猶有望也萊盼以爲徵冠

莫婚徽冊立莫冠三事一事不可離拆必正太子名冠
太子冠妃太子妃而後禮成婚不可後則趣立矣宮中
萍末有離言者離言則吾將死爭之而恐導之乎自後
貫戒羣臣無譁譁必不濟我則托股肱心膂之誼以異
諫無忌也是歲八月貫又引既醉斯千之詩以諷言
元子聰睿之性強壯之年血氣既充天機默啓親父親
子腦息相通不望之父而誰望者昔 皇上之婚及時
故毓 皇子蚤然 聖母已遣官四出致祈猶遲之也
人情篤於愛子則必愛孫而愛曾孫也滋甚 皇上爲

元子大禮計適用必欲具儀文備珍寶以厚之而推念
眞情不如早偕伉儷之爲建孝　皇上孝奉　聖母朝
夕起居備物盡禮而推念眞情不如早遂含飴之爲承
懽於是始得旨已勅禮部擇十月十五日具儀行矣而
十一日又以冊寶未備傳諭改日冊封寵　上諭極諫
曰此　皇上最善慶事國家極重大典天地祖宗百神
無不環拱以待寧獨萬方引領也而倏言改日則天下
不謂所司不辦謂　皇上生他端衆口沸騰甚於嘖昔
而人心解體矣臣萬死不敢奉詔復言冊寶即未備可

以黃箋楷代也俟他日補之未晚於是　上收改日之
命而後急責大司農金錢貫隨方調護之得勿罪十五
日辛卯立　皇太子并封諸王禮成而冊寶亦既具矣
覃恩加太子太傅進建極殿給誥命廕子尚寶司丞再
辭不允乃受壬寅三月　上忽不豫遽召貫入啓祥宮
暖閣屬後事貫受命出謂諸璫曰　主上神氣完無慮
惟所諄諄命者宜即行之俾天下歌聖德祝萬壽不可
以失今日於是就文書房立擬旨進且附奏慫成之而
言臣今夕直宿朝房以待是夜得旨盡召中使還罷礦

稅織造出繫四原建言得罪者補科道官天下歙然若更生而詰朝輒反汗貫率諸大僚强諫終不聽惟閣僚已簡洗歸德朱山陰相次起而臺省悉新補天下特根本定無大憂是歲秋以病求去者疏五上不許秦人御史劉九經論三大臣而繼以南山十月之語蓋借尹氏皇父以刺貫然其詞隱貫未之省也都御史三原溫純忽疏秦人不擠首相乃給事姚文蔚御史于永清搖唇鼓舌以惑首相俾不安於位乞逐之貫言臣以老病求去實未聞二臣言也而歸德擬旨出御史爲推官戒屬

給事。上從之。純猶憾此兩人。求去不已。上格其章。純意貫陰主之。於是臺臣湯兆京、康丕揚因起攻訐。而南北之釁。自此開矣。癸卯楚事又起。先是楚宗華越有怨於王。訐王與弟宣化俱非恭王胤。取他人子襁而育諸宮者也。以其妻王氏爲証。事下部。晚禮部郭侍郎武昌人。與王同城。爲越左袒。貫曰。此事所不可行者三。宮闈曖昧。一。年月久遠。二。事體重大。三。郭侍郎不聽。而歸德復助之。乃行撫按勘問。勘至。僅具兩造詞以聞。不敢決也。上命九卿科道雜治之。戶部尚書趙世卿鹽倉

埸尚書謝杰極言楚王非假疊疊數千言乃禮部上會議疏疏止括諸大臣指不以全單進又請令楚王釋國事以他郡王攝之蓋郭志也給事楊應文御史康丕揚疑郭有私各以疏劾郭上章自辯語侵貫貫避不敢入

上謂楚王真假何至三十年始發而華趆夫許妻証不可信令歸德擬旨歸德擬令再勘如部指 上命改票者三終以不了之旨進於是給事錢夢臯極言誣郭波及歸德歸德亦避不敢出山陰擬旨乃言楚王非假甚明不必再勘而楚事定矣貫申前懇引去 上敦諭始

出而怨有集以其間作蜚語危　東宮名曰續憂危竑議大略謂　東宮之立非　上意終必易之詞涉貫與山陰　上聞震怒急購所爲妖書者并其黨立賞格諭軍功於是偵校四出多所捕逮時皦生光已下詔獄治而遊民沈令譽後執令譽者吳江人也提一藥囊徧遊權貴門行徑甚詭康御史跡捕之搜其裝得刑部郎于玉立吏部郎王士騏手書蓋玉立起官由士騏而郭侍郎爲之地也又得楚王實揭及華越副本於是人言籍籍并以妖書擬令譽而郭與于王皆危矣是時郭侍郎

以告歸留楊材未行令舉事發乃遣人之京刺之其人以暮入以晨出蒙首以帽偵校疑而執之亦下部獄外議悠悠有疑貫甘心於郭者貫乃疏言此書之情本為傾臣等而發非敢犯上願緩之毋使羅織臣等書生豈以刑名為政若借此獄以快私仇與奸賊何異也於是外議稍息諸大臣以此獄不結慮株連無巳時固坐皦生光以死而獄悉解乙巳以考察自陳不允既而有旗言貫誼不復出會 皇長孫生貫雖在告猶勸 上肆大赦上 聖母徽號如元子生例時 聖母年正周甲

而隔曾孫之慶請之亦以重　儲宮定國鼎璧時政收人心也。於是罷礦使減稅課之半。以給將作。而民始悅。自後遽稱疾篤辭俸給絕書札盡謝閣事其時玉牒告成河州獻捷並有恩命皆不受而北黨益急擊貫貫疏凡八十上終不明傾害之由第言輔理無狀宜去病益甚宜去始得告聽養痾回籍遣行人護行賜銀幣有加禮濱行復上疏謝因陳十事一曰發章奏二曰補大僚三曰備言官四曰釋繫囚五曰重邊事六曰罷稅使七曰疏滯官八曰補內帑九曰停殿工而終之以御經筵。

及。太子諸王講讀且曰臣荷高厚之恩無能為報惟
皇上採臣餘忠見之行事則紀綱復振政事復舉太平可立致無難者臣雖去國猶賢於留時年已七十老而懸車亦其所已貫居閣十有二年獨任者八年其所處乃在宮闈臲卼之際海宇疹瘥之秋勞心焦思唇舌幾敝家人見其眉未嘗一日展也而卒能定大計靖大難以無憂國家金甌豈非忠誠所致然哉以大慶攝縉紳以大德懷反側以大道通天下而寄以正行不言所利救朝鮮則云不利其一士一民誅播則云朝廷以誅逆

爲事不以鬪士爲功勸立　東宮則云好事不可顯做不可直做昔子房以四老人爲羽翼吾用此法以天下爲羽翼朋黨相攻無所袒曰吾惟憂國奉公者拜手耳何知同異身不敢護是非安能護人是非身不敢管名級安能管人名級又曰吾生平不以舊知加新知今日之新知即他日之舊知也不以私知加　主上之知孰非　主上賜而顧小恩忘大恩又曰吾不能傾心於百司而求　上傾心於我則不怨又曰信而後諫不諫何以著信以故閣中疏揭前後至千餘章或謂閣揭不宜

太多多則輕曰此有時焉往時不得不少今日不得不多其後晉江福清相繼入閣觀左史所記諸草井井具劇咸歎以爲不可及云既歸杜門却軌絶口不譚時事獨取所著易學一書歲刪定之以課子弟居家者九年七十九歲卒訃聞　上爲震悼賜祭九壇加四壇遣主事顧起鳳營葬事易名之典閣中以文靖文恭請所著陳善集六卷敬事草十九卷喙鳴文集二十一卷詩十八卷易學若干卷老莊通若干卷彚編史論若干卷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朱少欽撰

朱賡字少欽山陰人父節泰州守母陸夫人將誕賡而
病羸姑徐慮甚方默禱起視兩炬橫亘如架各吐蓮瓣
者七泰州公大喜已而賡生丰神秀挺六歲喪母哀毀
如成人聞都講授人經義倚壁而聽竊了大旨即私自
結穳諸名士爭指目以爲奇十七爲諸生籲於庠嘉靖
辛酉舉鄉試隆慶戊辰成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
世廟實錄陞修撰復與修　穆廟實錄陞侍讀充經筵
講官　神宗皇帝方冲齡酷嗜學每聆賡開陳輒和顏
受之一日閱宮中娛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極言羣

小乘勢雖奢害民甚大不可 上遣禮部尚書會
可畏以講讀勞晉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學士掌翰林
院事未幾陞禮部右侍郎直日講如故尋轉左會有奉
官之役命賡往定規制司禮寮傳 上意欲倣 永陵
制者賡陰令人丈地廣狹疏曰 永陵廣八十一丈地
加方磚若干今必欲如制淺地氣不小請並外方牆用
八十一符 聖祖九九數且 昭陵在望而制不等難
并所安長洲色動曰 上請言 昭陵柰何獨新安替
云此豈與 獻陵對何議留中久之 上密使人會其

進、士異竟得請入謝、廣斯舉、無論省金錢亡算、所全甚
德、亦甚大、改吏部左侍郎、晉太子賓客、歷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入言閣臣曰、時方春和、計吏在庭、某當以
建儲力請、不得、如九卿、如臺省、以次進政府、從中力贊、
其必有濟、頃上會南都有請者、訛言　上引觸焚耶、羣
莫敢應、廣再疏不報、是日有旨、選中官二千名、廣疏言
其害、得減半、俄奔繼母葉夫人喪、歸尋故讀書東武山
處、建逍遙樓、偃卧其中、十有三年、　上念舊學、以尚書
兼東閣學士、入閣辦事、遣行人勑駕、再辭、不允、至則奮

陳礦稅爲害、王引唐玄宗宋徽宗爲戒、詞甚切、 上優
詔褒美、時四明在告、有以蜚語中歸德於四明者、大中
丞溫純、疏言科臣姚文蔚道臣于永清爲間、請黜此二
人以正國體、四明請去益力、而大中丞持前議力爭之、
上以示賡、賡奏曰、元輔一貫、都御史純皆大臣、一有軒
輊、令兩臣俱不安、 上兩留之、遂下中丞所糾臺省疏
屬閣、適歸德入覩事、議曰、論臺臣全總憲體足矣、賡贊
其議、 上從之、明年楚事起、四明方與江夏郭宗伯見
互异、未定而又有訛言事、謂 上召拜賡意托賡名徼

示楮株累多人 上震怒甚遣中使慰勞賡爲伏地哭
失聲 上怒姦未得偵校四出時皦生光已下詔獄治
已忽捕醫士沈令譽得王銓部士騏于北部玉立夙與
勞問書欲以姦書事坐令譽波及于王賡擬姦書付法
司而以于王下部院 上意不解促賡擬嚴者賡第從
姦書事改擬稍有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賡曰太
獄將興可柰何乃移書四明言甚具四明始從科道廷
鞫論磔皦生光事罷九月疏請釋逮繫華司理珏等十
餘人於部獄以考滿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廕一

子中書舍人十一月工部據例請殿門工廣謂此嘉靖三殿故牒及十年兩宮成規令軍興旱潦所在若洗而所入礦稅原爲大工計者不得名一錢不此之請設援往牒使　皇上無以示信天下非所以光　聖德乃具咨揭進　上覽之大悅遂傳旨緩工復令擬諭進廣因備陳礦稅原爲大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礦所在稅課改有司徵以其半濟工蓋三日間　上爲廣轉圜如此詔下海內歌舞更生矣是日以泃州加恩三疏辭乙巳大計臺省被察者皆留南察疏至廣恐旨從中出不及

詳具揭言不可狀　上已下南察疏傳諭臺省人少宜留用賡極言壞　祖制滋煩議臣死不敢奉詔封原疏還　上竟從賡議不復留已又揭南察既幸改正南北一體且制也聽之去便　上復從賡請於是諸臺省被察竟無敢留者衆譁始息無何而税監梁永誣咸陽令宋時際咸寧令滿朝薦陵切税銀有旨逮時際降朝薦一級賡揭言永單詞未可盡信且調停部旨方新復逮有司非所以一觀聽於是時際免逮朝薦得不失官七月四明罷歸歸德亦奉旨去賡以一人獨理閣務首請

釋御史曹學程、罪御史以語東事忤旨、繫請室五年、至是始釋、天下翕然、歸賡、而御史亦謂賡實生我、丁未當大計、以久痒杜門、固請簡用閣臣、不報、三月、以甘鎮捷加恩、不拜、復以病請、會長子敬循訃至、哭之慟、再疏請簡閣僚代垂死老臣、 上惻然動念、從廷推、拜東阿福清晉江入內閣、起太倉於家、廷推之前、 上嘗有恭默正思、枚卜得人之旨、賡心慮旨從中出、疏請付廷推、廷推者五人、而晉江爲衆論不滿、已得旨、遂被言、而漸波及、賡有衣鉢之疑矣、賡久卧病、以晉江福清初入閣、

勉起同事先已定寢館之條著爲令及是止黔蜀用兵所全活生靈無量以一品滿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會諸臺省務發四明楚事及藝歸德併謂時三四言事者去國廢以有意督過之爲四明修郄言益紛紛大半謂廢一去足以明志而廢實病甚惟額天自白而已亡何病卒先是欲悉數時政卬闔而請及病篤乃括其言以當尸諫上優詔報可廢及彌留猶張目問曰　上意云何額而謝者再訃聞震悼賻郵備摯贈太保謚文懿明例閣臣

不叙邊功然陽繆辭而卒拜者實繁與同功不同罪相
蒙以誤疆事者往往而是虜自柄國來甘肅加恩辭皮
林加恩辭河州加恩則又辭其識過人遠矣穽人蔡賕
有告以援者輒曰不得之　上自虜在事出華司理又
出百侍御者數十人使　主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海
內苦礦稅如坐水火虜在事封礦井稅付有司去其害
過半黔蜀交攻迄無已時虜疏請罷兵使兩國不受鋒
鏑入官數十年所入俸多以周諸族子蕭然如寒素若
虜自謂可庶幾無憾矣天下所不慊志於虜者有謂邊

佚在野、未覩漣漪有謂　天聽日遠、未見轉圜有謂閉明舊轍跡涉回互嗟乎、爲相難以紹興繼寧波尤難不嘗讀膚之茶史乎、食茶者以苦語人不知惟食者知之問以苦何如竟不能吐一語、然則膚之心苦矣知其苦者誰臨文撫卷不能不爲之三歎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四終